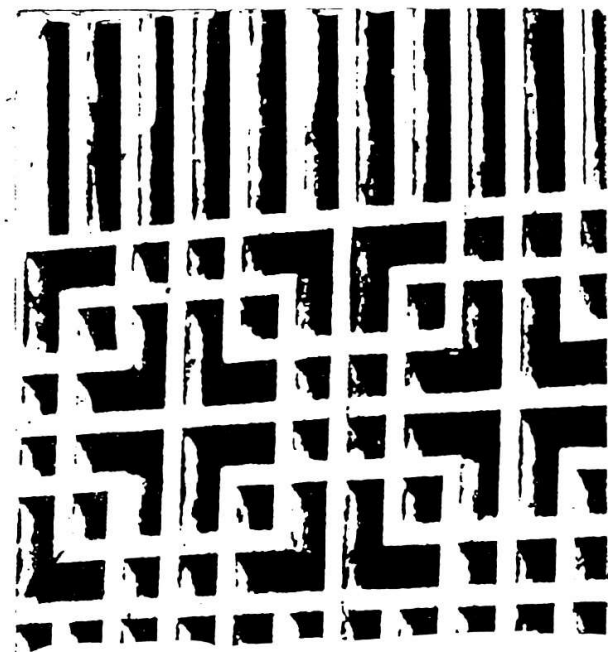


# 基督徒在俗化社會中的臨在

Robert J. Schreiter 著

邱倩文譯

本文為「美國天主教傳教協會關注中國小組」於一九八五年十二月在紐約瑪利諾舉行週年大會時所發表的演講



我今次應邀，主要是就基督徒在俗化社會中的臨在，特別就基督徒在中國現況中的臨在，作神學專題演講。首先，我非常感激能有這次機會，對這個問題，作一番思考。基督徒的現實處境十分不同，有些情況對基督徒有利，有些剛好相反，甚至出現仇視情形。因此，這是一個備受各方關注的問題。我以為這個問題之所以重要，是因為它有助我們看清楚：基督徒在失去權力架構的支持後，如何仍能產生生活上的見證。許多時，基督徒似乎要依靠權力架構的功能，才能在社會上顯露自己的臨在。事實，從我們的權力遭到否定，以及我們的臨在受到漠視的處境中，我們基督徒仍能學到很多事情。

為此，我希望就這個影响今日基督徒的問題，特別就中國基督徒所面對的情況，作一番思考。其實，從處於一個對基督宗教採

取容納態度的社會，而轉到一個失去權力架構支持的情況，這種轉變，為基督徒會成爲一份「淨化」的經驗。自從殖民主義時代結束後，中國基督徒便該面對這個問題。他們要面對現實的挑戰：既要做建設中國的積極分子，又要做教會的忠貞分子；他們要同時爲建設中國和效忠教會兩方面作證。

以下的思考，旨在探討基督徒在俗化社會中的臨在問題。我不是中國人，也不是中國問題專家。我只不過在過往幾年，對中國教會的發展極爲關注。我相信，中國基督徒的經驗可以給我們許多啓發。這裏，我只本着尊重、平等和友好的精神，提出一些西方地方教會的經驗，供給在座各位及東方各地教會內的兄弟姐妹，作爲參考之用。信仰既是每個基督徒對基督呼召的回應，因此全球各地方教會理應互相分享信仰經驗。

我的演講分爲三部份。第一部份試圖闡釋什麼是基督徒的臨在，也特別提到什麼不是基督徒的臨在；這是重要的步驟，因爲這個詞語以很多不同的方式出現，引起混淆，因此我們必須先弄清楚。

第二部份探討基督徒在俗化社會中臨在的兩種具體模式，特別指出這兩種模式如何與中國的實況有關。

第三部份則談到基督徒臨在的神學表達；這當然不是一個全面性的表達，只屬拋磚引玉，亦希望大家就個別實況，選取可行的建議。

## 何謂基督徒的臨在？

CALVIN E. SHENK 把過去三十年來，「基督徒臨在」的不同表達方式綜合起來。（註一）首先，這名詞在北歐基督宗教精神沒落的環境下出現，它代表了勞工階級不以說話，却以行動去作證。他們採用了這個辦法，因爲舊式的說教再不能發揮效力；基督徒要和工人共同生活，才能使別人對他們產生信任。

從一九六零年代中期起，在普世基督徒學生聯會的成員中，出現了第二種意思。「臨在」一詞，并不代表向群眾說教的一貫方式，却代表實行，就是：與尚未接受喜訊的人士溝通合作，以促進喜訊的傳遞，因而強調傳揚福音需要採取更整體和更全面的接觸。

在一些國家內，直接或間接傳教均被認爲觸犯法律，所以，在這些國家內，「臨在」便成爲靜默的見證。以回教爲國教或推行社會主義的國家，就是這種情況。在這些情況下，基督徒只能以生活作證。

第四種「臨在」方式，是最近逝世的

MAX WARREN 所推行的，我採用了他的定義作爲本演講的開場白。他認爲，「臨在」毋需倚賴龐大機構的支援，更毋需倚靠殖民組織的架構權力，却是基督徒面對生活見證的機會所作出的一種回應。

SHENK 認爲近代神學，把「臨在」一詞混淆了；我對此亦有同感。在仔細檢討以上四種看法時，我發覺它們都由於消極的原因而產生，換言之，都是針對昔日的消極情況（例如：以基督教爲國教、侵略性的傳教主義和殖民勢力的工具），而作出的回應，或由於無法運用更理想的方法去作證（例如：在以回教爲國教的國家或社會主義體制國家中），而作出的對策。基於這些理由，「臨在」似乎只是一種策略，而不是對福音的一種回應。假如基督徒有辦法的話，他們便不會在自己的社會內採取「臨在」方式；只因爲現在存在着限制或具體障礙，基督徒才以「臨在」方式，作爲達成傳教目標的可行辦法。

這樣的「臨在」，自然會引起非基督徒的懷疑，也會產生類似基督徒運用「交談」一詞時所引起的反應。須知，今日一些基督徒採用「交談」一詞，却並非想誠意地聆聽對方，只是想運用交談技巧，去說服對方。

究竟應該怎樣闡釋基督徒的「臨在」呢？基督徒的「臨在」有什麼意思呢？反省過這個概念後，我愈來愈相信很難採取單一種意思去了解它。一個比較恰當的好辦法，也許就是指出基督徒的「臨在」「不是什麼」。在這方面，我以爲有兩點要注意：

首先，我們要承認「臨在」不是做基督徒的次佳方式，也不能視它爲傳福音的代替方法。假如因爲不准直接傳教（或受法律禁止或因宗教不被理解），而不能不採取基督

徒臨在的方法，則這臨在便不是真實的臨在，純是一種瞞騙別人的技巧。這或許是言之過甚，但是許多時，別人的理解就是這樣。採用這種技巧，常常意味着：一旦情況改變，基督徒的活動方式亦會隨之改變。無怪乎有人因這種態度而懷疑基督徒，這實在是有理由的。

這裏，基督徒需要調和統一的，就是如何能夠既是環境中的一分子，亦同時成為傳教方法。我們較為讚賞近代的傳教方法，因為它以生活見證作為首要方式 LAWRENCE NEMER 指出，今天的世界有各種不同的基督徒生活見證方式，一些是偏向於邀請性質的，而另一些則是偏向於對抗性質的。（註二）要是把它們依優次排列，這樣做法又似乎不當。當然，基督宗教是一個要向外擴展的宗教；它擁有喜訊，亦願意與別人分享。基督徒把這向外傳福音的使命，紮根於天主對我們的作為上，那就是祂派遣第二位聖子來到人間，作為我們中的一個。基督徒深信自己擁有這份喜訊，也應與別人分享；這喜訊不只是為一個部落或一個家族。做基督徒的目的，不能只限於使教會擴展。若基督徒見證的目的只是為了增加皈依者的數目，則會把接受天主生命及促進天國臨現當作一般買賣交易。其實，基督徒臨在的首要目的，是如何活出基督徒精神，而不是如何去使別人成為基督徒。

其次，基督徒的「臨在」不是一種被動的情況。有人把臨在視作行動的反面，就是在人不能進行任何活動時的一種純粹存在。其實，我們應把基督徒的臨在視為一種生存在世的極其自覺方式。它是一種很有特色的神修精神，亦是在個人環境中度特殊生活的一份決心。它不企圖倚靠教會架構權力來保

護個人地位，亦決不倚靠架構權力去達成個人目的。但這並非說，基督徒的臨在要與教會制度互相抗衡。因為教友團體應該存在，亦應加以組織。但是教會應該拒絕行使架構權力，以免與社會其他機構無異。

基督徒的臨在是一種委身的過程，它是從「基督是誰」和「人的社會是怎樣」的意識下發展起來的。它肯定基督信仰本身有轉化世界的的能力，絕對不是一種純粹被動或缺乏朝氣的信仰。基督徒並非只是一個普通人，他應該肩負宣揚基督與文化的雙重使命，而這些使命是關乎建設社會和建立正義仁愛和平的。基督徒要竭盡所能，使這些使命得以實現。

談及基督徒的臨在，我們要注重「平衡」：若先假設社會上的一切都是錯誤的，我們就犯了錯誤；反之，若認為社會上的一切都是對的，這種想法亦近乎一種幻想。

當我們繼續分析基督徒臨在的各種方式時，我們應該謹記上述兩種原則，就是：基督徒臨在不是低於直接傳教的次等方法，也不是直接傳教的代替品，却是基督徒在權利範圍內，活出完整人格的方式；基督徒臨在也不是被動的境況，却是在特定情況下，自覺地活出基督徒完整生命的方式。它不是要逃避什麼，却要表現出本身的特質。它是一種神修，而不是一種策略。

現在，與上述消極原則大同小異的一些積極概念，開始浮現出來了。原來，臨在就是基督徒的生活方式，富溢基督信仰。它有神修作支柱，深深體會到福音有轉化社會的力量；它也接受基督神學及基督徒所處的特殊環境文化的薰陶。它強調基督徒臨在對其所處環境的重要性。基督徒的臨在，並沒有劃一的通例；有的話，它便成為一種策略了

。相反地，基督徒的臨在，要求他投入其所處的具體社會實況中。

現在，讓我們看看基督徒臨在的一些具體例子，以幫助我們對上述解釋的了解，也看看如何可以在中國的情況中活出這份精神。

## 基督徒臨在的兩個例子

我們可以提出兩個實例，以認識到基督徒的臨在，可以怎樣實現在俗化的社會中。中國憲法准許信奉宗教，但是不准拉人入教。下列兩個例子，並非完全和今日的中國情況相合，它們只是代表着兩類不准傳教的社會情況：第一種情況是社會對基督徒的訊息採取冷漠態度。第二種情況是社會對基督徒訊息採取敵對態度。像中國這樣的大國，容忍宗教的作法一定不是全國劃一的，因此最好是能有多過一種方式以供參考。

第一個例子是法國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所產生的勞工神父運動。HENRI GODIN 所著的「法國是傳教區嗎？」一書曾提出以下疑問：「法國工人階級的基督信仰是否完全沒落了？」（註三）GODIN 經過一番分析後，認為傳統式的勸人改革生活，很難打進法國社會的廣大階層。資產階級效忠教會的事實，只會令勞工階級失去信心，使他們認為教會對勞工階層已無話可說了。他們對教會所一向提倡的更新方式，只報以漠不關心或敵對的態度。結果，這本書頓成了暢銷書，在極短期間銷售了十萬本。

GODIN 並沒有直接創辦了勞工神父運動。但是他的作品，無疑替這運動提供了靈感。在法國這運動包括着兩種特徵，那就是委身與神修。「委身」就是，如果欲使勞



工對教會感到意義，教會便要完全站在勞工的一邊，關注他們各方面的生活問題，不應只限於所謂聖事範圍的關注，為此，神父們跟工人一起走入工廠裏，和工人們並肩操作，捲入一切對工人是重要的問題內。他們尚未開始試圖給工人們說什麼問題才算重要，但他們却在房屋、薪酬、工會等問題上，完全站在工人們的一邊。他們工作的目的是要實行我們所指出的，與勞工們團結一致。他們把這樣的精誠團結，視作基督喜訊的具體表現。舊式的說教已經過時；勞工神父以行動開創了新的傳教方式。

這種完全與工人在一起的臨在，並非是一種策略，以吸引人注意，恢復自己昔日對工人所擔當的角色。這些工人神父視自己與工人一起為畢生的使命，也是基督徒邁向成全的方法。這些工人神父試圖尋找新方法，為基督臨在世上作證，其特點就是使人看到

基督臨在工廠中。他們毋須常常直接談及基督，但有人問及基督時，他們必樂意解答。這並非是利用基督去反對教會及反對中產階級，而是一種使基督臨在教會中的新途徑。

在1954年，勞工神父運動在法國遭到禁制，但在比利時却仍繼續存在。在其他地方，這運動雖然從未像在法國那樣盛行過，但小規模的運動却依然繼續推行。法國所以禁止它，是因為有些神父利用工會去捲入政治運動，鬧出大大小小的問題。

這些經驗可以為中國提供什麼呢？當許多中國人講述到中國基督徒在解放後的經驗時，他們注意到五零至六零年代。當時他們要在沒有龐大的外國機構權力下，實踐基督徒的使命。在六六至七六年的文革動亂下，無論神職界或在俗信眾都被迫放棄原有的角色，去參加勞動，和一般役工無異。他們要實踐基督徒的使命，同時又要為了掙扎求生存，和許多非基督徒同胞一起勞動。（註四）這些都是悲痛的經驗，但是許多人却從此獲得做基督徒及做中國基督徒的新意識。他們不再和以往一般，屢屢不醒覺地依賴外國機構勢力的保證。由於動亂已成過去，他們開始醒覺到，自己要找出如何在中國現況下做個基督徒。

有些勞工神父，在開始時，也許把在工廠工作視為牧民策略，但很快便發覺到，原來在這種工作中，存在着神修和作基督徒的道路；在自己所處的環境中作基督徒，是十分有意義的。換言之，在文化革命及四人幫時，中國基督徒為情勢所迫，毫無選擇的餘地。經過那段日子後，基督徒不但學會怎樣求生存，而且學會不必依賴傳統的西歐方式，可以既是基督徒，也同時是中國人。我們沒有統計數字把當時的動亂情況全面報導出

來，但是無可置疑的，當時教會不但沒有毀滅，而且在人數及在使命感方面，更形茁壯起來，這正是傳統方式所不能辦到的事。

第二個例子就是富高（CHARLES DE FOUCAULD）的例子。起初他加入法國軍隊做軍官，因為行為不檢而被開除。後來他悔改，皈依教會，並且成了巴勒斯坦納匝肋的熙篤會修士。他更獲得靈感轉去北非洲撒哈拉沙漠，與一些半遊牧民族的土人生活在一起，而那些土人對法國殖民政府和基督宗教，都懷有敵意。富高設法實行其所稱的「納匝肋隱居生活」，即效法耶穌出外傳教前的徹底簡樸生活。他堅信耶穌的「隱居生活」，正如祂的宣講、受苦和死亡一樣，也是天主救恩計劃的一部份。他於是過着TUAREG族土人的生活，穿他們的服飾，吃他們的食物。他也在自己的隱所招待他們，使他們窺見自己時常在祈禱，尤其是朝拜聖體。在1916年，他被一群匪徒殺害。他雖被譽為「TUAREG土人的宗徒」，却並沒有皈依過任何人，而且除了自己的隱所外，沒有設立過任何建築物。他的生活體驗，並沒有在著作中保存下來，只是從他給朋友的信件內見到一鱗半爪。他死後約十五年，他的作證啟發了耶穌小兄弟和耶穌小姊妹團體的創設。這兩個修會團體依照富高的簡樸精神，也厚待窮人和旅客。（註五）

雖然在模式上不同，但是富高置身TUAREG土人當中，猶如勞工神父置身工人當中，只是方式不同而已。富高分享土人衣食住的格調，以及惡劣的氣候環境，只是沒有參與他們的工作。在一個敵視基督徒的回教環境下，他却刻意地顯示基督宗教的臨在。他未曾宣講福音，却禮待旅客（這本是撒哈拉沙漠的鐵定法律，但富高却以一種特別

的欣悅態度去履行)。他在天主教神修的中心——聖體前，長時間祈禱。祈禱亦是信奉回教的 TUAREG 土人所重視的善舉，爲此他們保護富高，因爲他也是祈禱的人。雖然富高沒有皈依過任何人，却充份發揮了臨在的偉大意義，因爲他洞悉了基督徒的臨在在這些情況下有何意義。

富高對基督徒在中國的臨在有何啓發呢？中國不是北撒哈拉，中國人也不是 TUAREG 土人；這都不是我建議的重點。我想建議的就是富高的神修，就是耶穌隱居納匝肋的精神。正如耶穌的絕大部份生活，都是在納匝肋日復一日地度着木匠生涯，藉此實現天主的救恩計劃；同樣，許多中國人，也要每日在人煙稠密及缺乏資源的社會中，爲口奔馳，爭取食住的基本所需。（註六）由於如此多中國人要爭取生活所需，消費品的供應從而大增，而他們對消費品的興趣，亦屢屢成爲日趨物質主義的標記。物質主義可能只是一段時期的情況，但這個傾向會不會就是在每日追逐物質以外，嚮往更美滿人生的說明呢？舉例說，按舊俗而佈置新婚家居，這可能象徵着他們尋求更美好的人生，是追求超脫現實人生的標記。（註七）富高的祈禱生活正強調了在粗陋的生活環境之外，還有一些對人生更有意義的東西。這個模式所表達的，就是基督徒在俗化社會中臨在的超越性標記，即是超越日常生活經驗的標記。基督徒的行動都指向這點超越性；他們的祈禱、款待旅客、慈祥有禮、照顧週遭的人，都十分有價值，都是標記，指向那支持他們如此生活的超越力量。如果要運用神學詞彙，特別是運用天主教的神學詞彙，去表達這個標記，我認爲基督徒臨在就是聖事性的臨在，而這種臨在使基督徒成爲梵二所倡

導的「世界的聖事」。

## 基督徒臨在的神學

簡單介紹了上述兩種可在中國推行的基督徒臨在的模式後，讓我現在嘗試特別闡釋一下基督徒臨在的神學，指出基督徒臨在的形成及方向。

在研究這些臨在模式和支持這些模式的神學的當兒，最需要謹記的，就是在任何一種臨在的形式下，引人入教并不是最重要的事。勞工神父起初也許想爭取那些迷途的勞工回歸教會，但是在過程中，他們發現了「成爲教會」的新途徑，便把最初的目標捨棄了。富高也許想爭取回教徒皈依天主教，但他始終沒有這樣做，反而終於悟出：自己的臨在就是在那個社會作基督徒的真方法。

正如只有在有真實信德的基督徒身上才能帶出基督徒的臨在，同樣，臨在的神學也要具體化。我以爲，正如在活出這種精神的信友身上一樣，基督徒臨在的神學也要具備「肉體」和「靈魂」。

基督徒臨在的「肉體」就是它的具體參與方式。以勞工神父運動爲例，它就是在工人中成爲工人；在富高方面，它就是活在 TUAREG 土人中，成爲他們的一員，實行他們的習尚，厚待旅客。這兩種選擇表達了天主「創造」與「臨在」世界的神學，也顯示了「基督與文化」的神學取向。

這兩種選擇確定了天主活在祂所創造的世界之「內」，同時亦活在這世界之「外」，這是基督徒臨在的關鍵。因此，人可以在世界之內找到天主，與祂往來。談及天主居於何處時，「地方」屢屢不是基督徒最先要懷疑的問題。勞工神父進入工廠的最初念頭



，也許是欲透過這條彎曲路，引領工人返回教會（因為天主總該居於教會內）。但，原來在別處也可發現天主。當勞工神父發現天主臨在工廠時，他反倒被天主的臨在所轉化。富高懷着多個不同的動機，從納匝肋跑到撒哈拉沙漠，在那裏他突然發現出自己意想不到的天主。他沒有引領他四週的人皈依基督徒的天主，加入教會。可是，我們要問：究竟在他身上有什麼東西，促使那些土人保護他脫離敵手？

基督徒臨在的「肉體」，能使我們在日常週圍的具體事物中找到天主。這種「肉體」要求我們參與具體事物，但這種參與，並

非想利用機會達到某些企圖；而是肯定天主所創造的每件事物的價值，把它們導向天主的救贖工程中。勞工神父擔當工廠的工作，同時也成為推動工人爭取權益的一員。

難道中國基督徒不能找到自己基督徒的「肉體」，與自己的同胞一起參與建設祖國嗎？其實，他們中很多人已經這樣做了，只不過仍須更清楚認同這種基督徒臨在的方式而已。在中國社會內，並非一切都是完滿或正義的（否則便不需要建設了）。但，我們豈不也能發現天主正在中國工作，使中國基督徒產生更深的轉化，既成為更真正的中國人，也成為更真正的基督徒嗎？

所謂基督徒臨在的「靈魂」，就是指神修精神，而這精神支持着臨在的「肉體」，既塑造臨在的模式，也賦予臨在的方向。以勞工神父的情況為例，為了在一個更正義的社會裏爭取更優良待遇，便產生了一種團結的神修。這是與窮人打成一片的神修，是今日拉丁美洲「選擇與窮人一起」的解放神學的前驅。富高的臨在，是由納匝肋簡樸生活的神修及由那視作基督臨於沙漠的聖體觀所定型出來的。他完全倚賴一種標記的觀念，而這種標記比他要聲嘶力竭的宣道還更响亮。

勞工神父和撒哈拉的神修精神，兩者都強調標記的角色或聖事的觀念（指廣義及聖體觀上），可視為提供「肉體」的模式及方向的重要關鍵。標記超越目前境況，而指向「全人」（即基督徒所說的「得救者」）的發展及達成。標記不但指出目標，而且也把在世上所發現的天人合一感受及價值表達出來。許多勞工神父不能放棄工廠，而富高亦從沒有離開過沙漠。這兩者都是奧妙事實，有待發掘。

中國文化是世界上最富有標記的文化之一，中國的藝術傳統和詩詞亦很細緻和多樣化地配合標記原理。我認為標記神學存於中國文化中，從未消失。曾有人建議說，基督宗教應像一股芬芳之氣，臨在中國社會中。以怡然淨化的芬芳之氣，去形容基督宗教對中國社會的意義，相信是最適合不過的了。

在上述建議中，引人入教完全處於幕後的地位。如果能容許中國基督徒臨在自己的社會內，這不但會使他們在意想不到的情況下找到基督，與基督共融，更深地轉化，並

且亦能給我們提供亮光，教我們如何把基督的訊息，配合在我們自己的俗化情況中。中國人從過往三十五年的經驗中，學到了許多事情，有很多值得與我們分享的經驗。他們給我們顯示出，如何成爲一個沒有權力的教會，一個能忍苦的教會，一個既能盡忠國家民族，亦無損福音精神的教會。願這些建議能爲中國人提供一些前景，以便他們也能轉過來不斷教導我們。多謝各位！（附註見本刊頁 。

---

---

## 牧我中華

蘇主榮編

本書收集近代教宗所有關於中國的訓導。由該書可以看到我們天主教對無神主義中國在態度上的演進，由強硬而變成交談，既保持公教信仰的立場和原則，又不失開放修好之道。它是目前每個關心大陸教會的教友的必讀書籍。

聖神研究中心暨聖神修院校外課程部出版

訂價港幣二十元正

港澳以外地區，連郵費：平郵美金\$3.50

空郵美金\$5.00

